

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連城壁外編 第二卷 仗佛力求男得女 格天心變女成男

詩云： 夢兆從來貴反詳，夢凶得吉理之常。

卻更有時明說與，不須寤後攪思腸。

話說世上人做夢一事，其理甚不可解，為甚麼好好的睡了去，就會見張見李，與他說起話、做起事來？那做張做李的人，若說不是鬼神，渺渺茫茫之中，那裡生出這許多形象？若說果是鬼神，那夢卻盡有不驗的，為甚麼鬼神這等沒正經，等人睡去就來纏擾？或是醉人以酒，或是迷人以色，或是誘人以財，或是動人以氣，不但睡時攪人的精神，還到醒時費人的思索，究竟一些效驗也沒有，這是甚麼原故？要曉得鬼神原不騙人，是人自己騙自己。夢中的人，也有是鬼神變來的，也有是自己魂魄變來的。若是鬼神變來的，善則報之以吉，惡則報之以凶。

或者凶反報之以吉，要轉他為惡之心；吉反報之以凶，在勸他為善之志。這樣的夢，後來自然會應了。

若是自己魂魄變來的，他就不論你事之邪正，理之是非，一味只是阿其所好。你若所好在酒，他就變做劉伶、杜康，攜酒來與你吃；你若所好在色，他就變作西施、毛嬙，獻色來與你淫；你若所重在財，他就變做陶朱、猗頓，送銀子來與你用；你若所重在氣，他就變做孟賁、烏獲，拿力氣來與你爭。這叫做日之所思，夜之所夢，自己騙自己的，後來那裡會應？我如今且說一個驗也驗得巧的，一個不驗也不驗得巧的，做個開場道末，以起說夢之端。

當初有個皮匠，一貧徹骨，終日在家堂香火面前燒香禮拜道：「弟子窮到這個地步，一時怎麼財主得來？你就保佑我生意亨通，每日也不過替人上兩雙鞋子，打幾個掌頭，有甚麼大進益？只除非保佑我掘到一窖銀子，方才會發積。就不敢指望上萬上千，便是幾百、幾十兩的橫財也見賜一注，不枉弟子哀告之誠。」終日說來說去，只是這幾句話。忽一夜就做起夢來，有一個人問他道：「聞得你要掘窖，可是真的麼？」皮匠道：「是真的。」那人道：「如今某處地方有一個窖在那裡，你何不去掘了來？」皮匠道：「底下有多少數目？」那人道：「不要問數目，只選你一世用他不盡就是了。」

皮匠醒來，不勝之喜，知道是家堂香火見他禱告志誠，曉得那裡有藏，教他去起的了。等得到天明，就去辦了三牲，請了紙馬，走到夢中所說的地方，祭了土地，方才動土。

掘下去不上二尺，果然有一個蒲包。掘得結結實實，皮匠道：「是了，既然應了夢，決不止一包。如今不但幾十幾百，連上千上萬都有了。」及至提起來，一包之下，並無他物，那包又是不重的。皮匠的高興先掃去一半了。再拿來解開一看，卻是一蒲包的豬鬃。

皮匠大駭，欲待丟去，又思量道：「豬鬃是我做皮匠的本錢，怎好暴棄天物。」就拿回去穿線縫，後來果然一世用他不盡。這或者是因他自生妄想，魂魄要阿其所好，信口教他去起窖，偶然撞著的；又或者是神道因他聒絮得厭煩，有意設這個巧法，將來回覆他的，總不可知。這一個是不驗的巧處了。

如今卻說那驗得巧的。杭州西湖上有個於墳，是少保於忠肅公的祠墓。凡人到此求夢，再沒有一個不奇驗的。

每到科舉年，他的祠堂竟做了個大歇店，清晨去等的才有牀，午前去的就在地下打鋪，午後去的，連屋角頭也沒得蹲身，只好在階簷底下、亂草叢中打幾個瞌睡而已。

那一年有同寓的三個舉子，一齊去祈夢，分做三處宿歇。

次日得了夢兆回來，各有憂懼之色，你問我不說，我問你不言。

直到晚間吃夜飯，居停主人道：「列位相公各得何夢？」

三個都攢眉蹙額道：「夢兆甚是不祥。」主人道：「夢凶得吉，從來之常，只要詳得好。你且說來，待我詳詳看。」內中有一個道：「我夢見於忠肅公親手遞個象棋與我，我拿來一看，上面是個『卒』字，所以甚是憂慮。卒者死也，我今年不中也罷了，難道還要死不成人？」那二人聽見，都大驚大駭起來，這個道：「我也是這個夢，一些不差。」那個又道：「我也是這個夢，一些不差。」三人愁做一堆，起先去祈夢，原是為功名；如今功名都不想，大家要求性命了。

主人想了一會道：「這樣的夢，須得某道人詳，才解得出，我們一時解他不來。」三人都道：「那道人住在哪裡？」主人道：「就在我這對門，只有一河之隔。他平素極會詳夢，你們明日去問他，他自然有絕妙的解法。」三人道：「既在對門，何須到明日，今晚便去問他就是了。」主人道：「雖隔一河，無橋可度，兩邊路上俱有柵門，此時都已鎖了，須是明日才得相見。」三人之中有兩個性緩的，有一個性急的，性緩的竟要等到明日了，那性急的道：「這河裡水也不深，今晚便等我涉過水去，央他詳一詳，少不得我吉凶就是你們的禍福了，省得大家睡不著。」說完，就脫了衣服，獨自一個走過水去，敲開道人的門，把三人一樣的夢說與他詳。

道人道：「這等夜靜更深，柵門鎖了，相公從那裡過來的？」

此人道：「是從河裡走過來的。」道人道：「這等那兩位過來不曾？」祈夢的道：「他們都不曾來。」道人大笑道：「這等那兩位都不中，單是相公一位中了。」此人道：「同是一樣的夢，為甚麼他們不中，我又會中起來？」道人道：「這個『卒』字，既是棋子上的，就要到棋子上去詳了。從來下象棋的道理，卒不過河，一過河就好了。那兩位不肯過河，自然不中；你一位走過河來，自然中了，有甚麼疑得？」此人聽見，雖說他詳得有理，心上只是有些狐疑；及至掛出榜來，果然這個中了，那兩個不中。可見但凡夢兆，都要詳得好，鬼神的聰明，不是顯而易見的，須要深心體認一番，方才揣摩得出。

這樣的夢是最難詳的了；卻一般有最易詳的，明明白白，就像與人說話一般，這又是一種靈明，總則要同歸於驗而已。

萬曆初年，揚州府泰州鹽場裡，有個灶戶，叫做施達卿。

原以燒鹽起家，後來發了財，也還不離本業，但只是發本錢與別人燒，自己坐收其利。家資雖不上半萬，每年的出息倒也有數千。這是甚麼原故？只因灶戶裡面，赤貧者多，有家業者少，鹽商怕他賴去不肯發大本與他；達卿原是同伙的人，那一個不熟？只見做人信實的，要銀就發，不論多寡，人都要圖他下次，再沒有一個賴他的。

只是利心太重，燒出鹽來，除使用之外，他得七分，燒的只得三分。家中又有田產屋業，利上盤起利來，一日富似一日，灶戶裡邊，只有他這個財主，古語道得好：

地無硃砂，赤土為佳。

海邊上有這個富戶，那一個不奉承他？夫妻兩口，享不盡素封之樂。只是一件，年近六十，尚然無子。

其妻向有醋癖，五十歲以前，不許他娶小，只說自己會生，誰想空心蛋也不曾生一個。直到七七四十九歲以後，天癸已絕，曉得沒指望了，才容他討幾個通房。

達卿雖不能夠肆意取樂，每到經期之後，也奉了欵差，走去下幾次種。

卻也古怪，那些通房在別人家就像雌雞、母鴨一般，不消家主同衾共枕，只是說話走路之間，得空偷偷摸摸，就有了胎；走到他家，就是闖過了豬，揭過了狗，任你翻來覆去，橫困也沒有，豎困也沒有，秋生冬熟之田，變做春夏不毛之地，達卿心上甚是憂煎。

他四十歲以前聞得人說，準提菩薩感應極靈，凡有吃他的齋，持他的咒的，只不要祈保兩事，求子的只求子，求名的只求名，久而久之，自有應驗。

他就發了一點虔心，志志誠誠鑄一面準提鏡，供在中堂。

每到齋期，清晨起來，對著鏡子，左手結了金剛拳印，右手持了念珠，第一誦淨法界真言二字道： 唵。 唵。 念了二十一遍。第二誦護身真言三字：

唵嚩臨。

也是二十一遍。第三誦大明真言七字：

唵麼拏鉢訥銘吽。

一百零八遍。第四才誦準提咒廿七字：

南無颯哆喃三藐三菩提、俱胝喃、怛你也他、唵折隸主隸、準提娑婆訶。

也是一百零八遍。然後念一首偈：

稽首皈依蘇悉帝，頭面頂禮七俱胝。我今稱贊大準提，惟願慈悲垂加護。

誦誦完了，就把求子的心事禱告一番，叩首數通已畢，方才去吃飯做事。

那準提齋每月共有十日，那十日？

初一，初八，十四，十五，十八，廿三，廿四，廿八，廿九，三十。

若還月小，就把廿七日預補了三十，又有人恐怕瑣瑣碎碎記他不清，將十個日子編做兩句話道：

一八四五八，三四八九十。

只把這兩句念得爛熟，自然不會忘了。只是一件，這個準提菩薩是極會磨煉人的，偏是不吃齋的日子再撞不著酒筵；一遇了齋期，便有人請他赴席。

那吃齋的人，清早起來，心是清的，自然記得，偏沒人請他吃早酒；到了晚上，百事分心，十個九個都忘了，偏要撞著頭腦，遇著葷腥，自然下箸，等到忽然記起的時節，那魚肉已進了喉嚨，下了肚子，挖不出了。

獨有施達卿專心致志，自四十歲上吃起，吃到六十歲，這二十年之中，再不曾忘記一次，怎奈這樁求子的心事再遂不來。

那一日是他六十歲的壽誕，起來拜過天地，就對著準提鏡子哀告道：「菩薩，弟子皈依你二十年，日子也不少了；終日燒香禮拜，頭也磕得夠了；時常苦告苦求，話也說得煩了。就是我前世的罪多孽重，今生不該有子，難道你在玉皇上帝面前，這個小小分上也講不來？如今弟子絕後也罷了，只是使二十年虔誠奉佛之人，依舊做了無祀之鬼，那些向善不誠的都要把弟子做話柄，說某人那樣志誠，尚且求之不得，可見天意是挽回不來的。則是弟子一生苦行不唯無益，反開世人謗佛之端，絕大眾皈依之路，弟子來生的罪業一發重了。還求菩薩捨一捨慈悲，不一定要寧馨之子，寶貴之兒，就是癡聾暗啞的下賤之坯，也賜弟子一個，度度種也是好的。」說完，不覺孤恚起來，竟要放聲大哭。只因是個壽日，恐怕不祥，哭出聲來，又收了進去。

及至到晚，壽酒吃過了，賀客散去了，老夫妻睡做一牀，少不得在被窩裡也做一做生日。

睡到半夜，就做起夢來，也像日間對著鏡子呼冤叫屈，日間收進去的哭聲此時又放出來了。正哭到傷心之處，那鏡子裡竟有人說起話來，道：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子嗣是小事，有只是有，沒有只是沒有，難道像那騙孩童的果子一般，見你哭得凶，就遞兩個與你不成？」達卿大駭，走到鏡子面前仔細一看，竟有一尊菩薩盤膝坐在裡邊。

達卿道：「菩薩，方才說話的就是你麼？」菩薩道：「正是。」達卿就跪下來道：「這等弟子的後嗣畢竟有沒有，倒求菩薩說個明白，省得弟子癡心妄想。」

菩薩道：「我對你說，凡人『妻財子祿』四個字，是前生分定的，只除非高僧轉世，星宿現形，方才能夠四美俱備，其餘的凡胎俗骨，有了幾樁，定少幾樁，那裡能夠十全？你當初降生之前，只因貪嗔病重了，討了『妻財』二字竟走，不曾提起『子祿』來，那生靈簿上不曾注得，所以今生沒有。我也再三替你拘回，怎奈上帝說你利心太重，刻薄窮民，雖有二十年好善之功，還准折不得四十載貪刻之罪，那裡求得子來？後嗣是沒有的，不要哄你。」

達卿慌起來道：「這等請問菩薩，可還有甚麼法子，懺悔得來麼？」菩薩道：「懺悔之法盡有，只怕你拚不得。」達卿道：「弟子年已六十，死在眼前，將來莫說田產屋業都是別人的，這是這幾根骨頭，還保不得在土裡土外，有甚麼拚不得？」菩薩道：「大眾的俗語說得好：『酒病還須仗酒醫。』你的罪業原是財上造來的，如今還把財去懺悔。你若拚得盡著家私拿來施捨，又不可被人騙去，務使窮民得沾實惠，你的家私十分之中散到七、八分上，還你有兒子生出來。」

達卿稽首道：「這等弟子謹依法旨，只求菩薩不要失信。」

菩薩道：「你不要叮囑我，只消叮囑自家。你若不失信，我也決不失信。」說完，達卿再朝鏡子一看，菩薩忽然不見了。

正在驚疑之際，被妻子翻身醒醒，才曉得是南柯一夢。心上思量道：「我說在菩薩面前哀懇二十年，不見一些影響，難道菩薩是沒耳朵的？如今這個夢，分明是直捷回音了，難道還好不信？無論夢見的是真菩薩，假菩薩，該懺悔，不該懺悔，總則我這些家當將來是沒人承受的，與其死了待眾人瓜分，不如趁我生前散去。」

主意定了，次日起來就對鏡子拜道：「蒙菩薩教誨的話，弟子句句遵依，就從今日做起，菩薩請看。」

拜完了，教人去傳眾灶戶來，當面吩咐：「從今以後，燒鹽的利息與前相反，你們得七分，我得三分。以前有些陳帳，你們不曾還清的，一概蠲免。」就尋出票約來，在準提鏡前，一火焚了。又吩咐眾人：「以後地方上凡有窮苦之人，荒月沒飯吃的，冬天沒綿襖穿的，死了沒棺材盛的，都來對我講，我察得是實，一一捨他，只不可假裝窮態來欺我，就是有甚麼該砌的路，該修的橋，該起建的廟宇，只要沒人侵欺，我只管捐資修造，煩列位去傳諭一聲。」眾人聽見，不覺歡聲震天，個個都念幾聲「阿彌陀佛」而去。

不曾傳諭得三日，達卿門前就挨擠不開，不是求米救饑的，就是討衣避寒的；不是化磚頭砌路的，就是募石板修橋的。至於募緣抄化的僧道，討飯求丐的乞兒，一發如蜂似蟻，幾十雙手還打發不開。

達卿胸中也有些涇渭，緊記了菩薩吩咐不可被人騙去的話，宗宗都要自己查核得確，方才施捨與他；那些假公濟私的領袖，一個也不容上門。他那時節的家私，齊頭有一萬，捨得一年有餘，也就去了二千。

忽然有個通房，焦黃精瘦，生起病來，茶不要，飯不食，只想酸甜的東西吃，達卿知道是害喜了。問他經水隔了幾時，通房道：「三個月不洗身上了。」達卿喜歡得眼閉口開，不住嘻嘻的笑。先在菩薩面前還個小小願心，許到生出的時節做四十九日水陸道場，拜酬佛力。

那些勤做善事的人，聞得他有了應驗，一發踴躍前來。起先的募法還是論錢論兩的多，到此時募緣的眼睛忽然大了，多則論百，少則論十，要拿住他施捨。若還少了，寧可不要，竟像達卿通房的身孕是他們做出來的一般。

眾人道：「他要生兒子，畢竟有求於我。」他又道：「我有了兒子，可以無求於人。」達卿起先的善念，雖則被菩薩一激而成，卻也因自己無子，只當拿別人的東西來撒漫的。此時見通房有了身孕，心上就躊躇起來道：「明日生出來的無論是男是女，總是我的骨血，就作是個女兒，我生平只有半子，難道不留些畜產嫁他？萬一是個兒子，少不得要承家守業，東西散盡了，教他把甚麼做人家？菩薩也是通情達理的，既送個兒子與我，難道教他呷風不成？況且我的家私也散去十分之二，譬如官府用刑，說打一百，打到二三十上也有饒了的，菩薩以慈悲為本，決不求全責備，我如今也要收兵了。」從此以後，就用著俗語二句：

無錢買茄子，只把老來推。

募化的要多，他偏還少，好待募化的不要，做個退兵之策。俗語又有四句道得好：

善門難開，善門難開。

招之則來，推之不去。

當初開門喜捨的時節，歡聲也震天；如今閉門不捨的時節，怨聲也震地。一時間就惹出許多謗詈之言，道他為善不終：「且看他兒子生得出，生不出？若還小產起來，或是死在肚裡，那時節只怕懊悔不及」。

誰想起先祝願的話也不靈，後來詛咒之詞也不驗，等到十月滿足，一般順順溜溜生將下來，達卿立在臥房門前，聽見孩子一聲叫響，連忙問道：「是男是女？」收生婆子把小肚底下摸了一把，不見有礙手的東西，就應道：「只怕是位令愛。」

達卿聽見，心上冷了一半。過了一會，婆子又喊起來道：「恭喜，只怕是位令郎。」達卿就跳起來道：「既然是男，怎麼先說是女，等我吃這一驚？」口裡不曾說得完，兩隻腳先走到菩薩面前，磕一個頭，叫一聲：「好菩薩！」

正在那邊拜謝，只見有個丫鬟如飛的趕來道：「收生婆婆請老爹說話！」達卿慌忙走去，只說產母有甚麼差池，趕到門前，立住問道：「有甚麼話講？」婆子道：「請問老爹，這個孩子還是要養他起來？不養他起來？」

達卿大驚道：「你說的好奇話，我六十多歲，才生一子，猶如麒麟、鳳凰一般，豈有不養之理？」婆子道：「不是個兒子。」達卿道：「難道依舊是女兒不成？」婆子道：「若是女兒，我倒也勸你養起來了。」

達卿道：「這話一發奇，既不是兒子，又不是女兒，是個甚麼東西？」婆子道：「我收了一世生，不曾接著這樣一個孩子，我也辨不出來，你請自己進來看。」達卿就把門簾一掀，走進房去，抱著孩子一看，只見：

肚臍底下，腿膀中間。結子丁香，無其形而有其跡；含苞豈荔舌，開其外而閉其中。凹不凹，凸不凸，好象個壓匾的餛飩；圓又圓，缺又缺，竟是個做成的肉餃。逃於陰陽之外，介乎男女之間。

原來是個半雌不雄的石女。達卿看了，歎一口氣，連叫幾聲：「孽障！」，將來遞與婆子道：「領不領隨在你們，我也不好做主意。」說完，竟出去了。

達卿之妻道：「做一世人，只生得這些骨血，難道忍得淹死不成？就當不得人養，也只當放生一般，留在這邊積個陰德也是好的。」就教婆子收拾起來，一般教通房撫養。

卻說達卿走出房去，跑到菩薩面前，放聲大哭。哭了一場，方才訴說道：「菩薩，是你親口許我的，教我散去家私，還我一個兒子，我雖不曾盡依得你，這二三千兩銀子也是難出手的。別人在佛殿上施一根椽，捨一個柱，就要祈保許多心事；我捨去的東西，若拿來交與銀匠，也打得幾個銀孩子出來，難道就換不得一個兒子？便是兒子捨不得，女兒也還我一名，等我招個女婿養老也是好的。再作我今生罪深孽重，祈保不來，索性不教我生也罷了，為甚麼弄出這個不陰不陽的東西，留在後面現世？」說完又哭，哭完又說，竟像定要與菩薩說個明白的一般。哭到晚間，精神倦了，昏昏的睡去。

那鏡子裡面依舊像前番說起話來道：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我當初原與你說過的，你不失信，我也不失信。你既然將就打發我，我也將就打發你，難道捨不得一分死寶，就要換個完全活寶去不成？」達卿聽見，又跪下來道：「菩薩，果然是弟子失信，該當絕後無辭了。只是請問菩薩，可還有麼法子懺悔得麼？」菩薩道：「你若肯還依前話，拚著家私去施捨，我也還依前話，討個兒子來還你就是。」

達卿還要替他討個明白，不想再問就不應了，醒來又是一夢。心上思量道：「菩薩的話原說得不差，是我抽他的橋板，怎麼怪得他拔我的短梯？也罷，我這些家私依舊是沒人承受的了，不如丟在肚皮外散盡了他，且看驗不驗？」到第二日，照前番的套數，菩薩面前，重發誓願，呼集眾人，教他：「不可因我中止善心，不來勸我佈施，凡有該做的好事，不時相聞，自當領教。」眾人依舊歡呼念佛而去。

那一年恰好遇著奇荒，十家九家絕食，達卿思量道：「古語云：『饑時一口，飽時一斗。』此時捨一分，強如往常捨十分，不可錯了機會。」就把倉中的稻子盡數發出來，賑濟饑民；又把鹽本收起來，教人到湖廣、江西買米來賑粥，一連捨了三月，全活的饑民不止上千，此時家私將去一半。

心上思量道：「如今也該有些動靜了。」只管去問通房：「經水來不來？肚子大不大？可想吃甚麼東西？」通房都道：「一些也不覺得。」達卿心上又有些疑惑起來道：「我捨的東西雖然不曾滿數，只是菩薩也該把個消息與我，為甚麼比前倒遲鈍起來？」

忽一日，丫鬟抱了那個石女，走到達卿面前道：「老爹抱抱孩子，我要去有事。」這孩子生了半年，達卿不曾沾手，因他是個怪物，見了就要氣悶起來。此時欲待不接，怎奈那丫鬟因小便緊急，不由家主情願，丟在懷中，竟上馬桶去了。

達卿把孩子仔細一看，只見眉清目秀，耳大鼻豐，盡好一個相貌。就歎口氣道：「這樣一個好孩子，只差得那一些，就兩無所用。我的罪業固然重了，你前世作了甚麼惡，就罰你做這樣一件東西？」說完，把他抱裙揭開，看那腰下之物。

不想看出一場大奇事來。你道甚麼奇事？那孩子生出來的時節，小便之處男女兩件東西都是有的，只是男子的倒縮在裡面，女子的倒現在外邊，所以男不像男，女不像女；如今不知甚麼原故，女子的漸漸長平了，男子的又拖了半截出來，竟不知是幾時變過的。

他母親夜間也不去摸他，日間也不去看他。此時達卿無心看見，就驚天動地叫起來道：「你們都來看奇事！」一時間，妻子、通房、丫鬟、使婢都走攏來道：「甚麼奇事？」達卿把孩子兩腳扒開與眾人看。眾人都大驚道：「這件東西是那裡變出來的？好怪異！」達卿道：「這等看起來，分明是菩薩的神通了。想當初降生的時節，他原做個兩可的道理，試我好善之心誠與不誠，男也由得他，女也由得他，不男不女也由得他。如今見我的家私捨去一半，所以也拿一半來安慰我。這等看來，將來還不止於此。中介這一半也還是拿不穩的，我若照以前中止了善心，焉知伸得出來的縮不進去？如今沒得說，只是發狠施捨就是了。」當日率了妻子通房，到菩薩面前磕了無數的頭，就去急急尋好事做。

不多幾時，場下瘟病大作，十個之中，醫不好兩三個。薄板棺材，從一兩一口賣起，賣到五六兩還不住。達卿就買了幾排木頭，教上許多匠作，晝夜做棺材施捨。

又著人到鎮江請名醫，蘇州買藥料，把醫生養在家中，施藥替人救治。醫得好的，感他續命之恩；醫不好的，銜他掩屍之德。不上數月，又捨去二三千金。再把孩子一看，不但人道又長了許多，連腎囊腎子都褪出來了。

達卿一來因善事圓滿，二來因孩子變全，就往各寺敦請高僧，建七七四十九日水陸道場，酬還夙願。功德完日，正值孩子周試之期，數百里內外受惠之人都來慶賀。

以前達卿因孩子不雌不雄，難取名字，直到此時，方才拿得定是個男子，因他生得奇異，取名叫做奇生。後來易長易大，一些災難也沒有，資性又聰明，人物又俊雅，全不像灶戶人家生出來的。

達卿延請名師，教他誦讀，十六歲就進學，十八歲就補廩。

補廩十年，就膺了恩選，做過一任知縣，一任知州。致仕之時，家資仍以萬計。

達卿當初只當不曾施捨，白白得了一個貴子，又還饒了一個封君，你道施捨的利錢重與不重？可見作福一事，是男人種子的仙方，女子受胎的秘訣，只是施捨的銀子，不可使他落空，都要做些眼見的功德。

如今世上無子的人，十個九個是財上安命的，那裡捨得施捨？究竟那些家產終久是別人的，原與施捨一樣。他寧可到死後分贓，再不肯在生前作福，這是甚麼原故？只因有兩個主意橫在胸中，所以不肯割捨。

第一個主意，說焉知我後來不生，生出還要吃飯；不知天有生人，必有養人，那有個施恩作福修出來的兒子會餓死的？

第二個主意，說有後無後，是前生注定的，那裡當真修得來？

不知因果一事，雖未必個個都像施達卿應得這般如響，只是錢財與子息這兩件東西，大約有些相礙的。錢財多的人家，子息定少；子息多的人家，錢財必希。

不信但看打魚船上的窮人，卑田院中的丐婦，衣不遮身，食不充口，那兒子橫一個，豎一個，止不住只管生出來；盈千疊萬的財主，妻妾滿堂，眼睛望得血出，再不見生，就生了也養不大。

可見銀子是妨人的東西，世上無嗣的諸公，不必論因果不因果，請多少散去些，以為容子之地。